

陈国凯中篇小说集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CHENGUOKAIZHONGPIANXIAOSHUOJI

陈国凯中篇小说集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陈国凯中篇小说集

责任编辑：弘 征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11,000 印张：10.125 印数：1——28,9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66 定价：(平装)1.20元 (简装)1.25元



❖	工厂姑娘	1
目	平常的一天	75
录	姐妹之间	207
❖	秀南峰轶事	267

在人生的途中，我又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梯——从化工学院毕业了。

同窗数载，话别情长。尽管平日书生意气，相互间也有争执，争吵；但一到离别时刻，感情都变得异样的热烈、诚挚而崇高。有些泪腺特别发达的女同学还流下了真诚的热泪。象一只只离巢的雏燕，振翅飞翔，天各一方。

我被分配在广州东方制酸厂。

按当时厂里不成文的规定：先得到班组从事一年的体力劳动，然后转为正式技术员。

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广州东方制酸厂位于广州郊区，这里傍山近水，环境倒不俗。厂区前面有一条黑白分明的小河：从工厂污水出口以下的河道被污染，河水红黑，象屠宰场沟渠里流淌着的脏水，沿河两岸逸散着呛鼻的酸烟雾气，行人都要掩鼻而过；但是小河的上游却澄波照人，两旁的木兰树枝繁叶茂，正是开花时节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馨香。

马路从河边伸延到厂区。

我在上游的小河边漫步，前面传来一阵阵嘻笑声。一看，一群女工在清澈的河里游泳。穿着各色游泳衣，露出结实丰满的身段，在水面上划着，躺游着。她们大概是下夜班的工人，大热天，来小河早浴，多么痛快！“清粼粼的水来蓝蓝的天，小

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……”从河面上飘来谁的优美的歌声，象清波那样自然，象和风那么轻盈……

谁说工厂的姑娘不美？初升的太阳映照着她们的晶莹的肌体，象岸边开放的鲜花滴着盈盈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，假如我有一支画笔，把这群青年女工欢腾拍水的美好场景画下来该多么美！

我被这一幅洋溢着青春激情的生活画面吸引住了。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望着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工厂女工濯浴图。

一位女工的游泳姿式特别美。象在水上翻飞的小天鹅，悠闲雅致。一会儿，她潜身游到一位青年女工身边，架着她，纠正她的游泳姿式，轻轻地托着她，象凌波仙子托着一朵睡莲……绝妙的旋律，优美的抒情诗！

“阿香——”一个女工向岸上瞧了一眼，向那位泳姿极美的女工游过去，对她说了些什么，那个叫阿香的女工转过头来，用挑战的眼光盯着我，喊道：

“喂！没有见过女人吗？看，这副蠢相！”

河面上爆发了哈哈的哄笑声。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粗野的嘲笑，臊得我耳根都发热，赶快往前走。

“哈哈、哈哈……”背后还传来女工们的笑声。

是的，我是有点失态了。干嘛那样瞅她们？中国需要目不斜视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，能站在河边这样瞅濯浴的女郎么？

刚才心头荡漾着的诗情画意一扫而光。

阿香——不也太粗俗了么？瞧一瞧就触犯了你们的尊严？你们是金枝玉叶？我心头有点生气。

工厂人事科长不乏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作了一番例行的教导，带我到第一车间，把我交给车间主任。之后，把车间主任叫到外边去说话。

车间主任刘超荣是四十开外的中年人。从他的脸相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人物。他的整个脸相给人以一种不大谐调之感：嘴巴太大，眼睛太小，鼻子太扁，额头过于突出，颧骨又太露，两片嘴唇好象永远盖不住那排向前翘出的牙齿。就象一个不高明的雕塑师胡乱堆砌起来的一般。

照例是寒暄、握手。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，眯着小眼睛瞧了我一会，笑着问：

“小丁同志，在大学里没犯过什么错误吧？”

问题来得突然。我愕然。

“没有。什么错误也没犯过！”

是实话。我一向埋头念书，学业成绩属中上，没有过任何可以指责的非法行为。就是按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森严的传统道德规范来衡量，我也是无可指责的。我何错之有？

“唔，很好。不过，你的操行鉴定不太令人满意哟。在学校里大概比较调皮，得罪过什么人吧？”

老天！这从何说起！怎样来理解这所谓的“调皮”，这个词很含糊。在学校里，我不大喜欢做某些人的应声虫，有时说几句跟他们不尽相同的话也可能会有。也许因为这一点，我得罪了什么人吧？但是没有谁找我谈过话。人家在我档案袋里塞了些什么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
我们每个人身后都背着一个档案袋，象影子一样跟着你一辈子。有的人可以因为档案袋里的几句好话上天堂；也有人可

能为档案袋里有几句连自己毫不知情的坏话而下地狱。这点，我是知道的。

“这些话，本来不该跟你说。不过，我喜欢青年人，特别喜欢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。你还年轻，缺乏社会经验，今后多注意点就是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可以找我。我们可以象朋友那样随便谈。”

我很感激刘主任这种推心置腹的态度。他是我到工厂后碰到的第一个好人，我觉得他的脸孔也变得顺眼多了。

“小丁，本来我想给你分配个轻松岗位的。但刚才人事科长点明要将你送到车间最艰苦的污水岗位劳动。厂部的指示嘛，不好违背。这样吧，我搞点折衷。污水处理班缺个班长，你就去当班长吧。不用开夜班，当然，还得参加一些劳动。”

对这种照顾，我感到屈辱。只有懦夫才巴望得到人家的可怜，我有点生硬地说：

“刘主任，我无需这种照顾。就按人事科的意见到岗位倒班劳动吧。我不想当什么班长！”

刘主任眯着小眼睛哈哈笑了，站起身，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

“老弟，真是少年气盛。其实，班长也是工人，一样劳动。我只想给你多点锻炼机会罢了。当当班长可以锻炼组织能力，对你将来搞技术管理工作有好处。”他吁了口气，眯着眼睛说，“我喜欢你倔强的性格。我看，在那里无须干足一年，半年几个月也就差不多了。到时候，我会把你调到车间技术组来的，反正技术组需要你这样的工艺技术员。是千里马何必当牛呢！苏联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工程师了。老弟，别看我是老粗，我爱

才，爱才如命！”

我无言以对。我意识到面前的是一位握有实权的人物。这种人不能得罪。悖逆了他的意志，他有办法弄得你无法下场。

“没有别的意见，那我们走吧。”他再次拍拍我的肩膀。我跟着他离开车间办公室。

“这个班并不复杂。好弄。”路上，他说，“都是些死板活，无需什么技术。不用伤脑筋。不过，班里尽是女工，吱吱喳喳的，你刚去会心烦些。这也没什么，会习惯的。有人说过：‘管好三个女人，可以当司令。’这当然是笑话。不过，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，最好是学会管女人。还听谁说过：‘世界上最伟大的是女人，最麻烦的也是女人’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。刘主任收住笑，严肃起来，说：

“不过，小丁，我得提醒你：这岗位有个叫李阿香的女人，你得提防些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阿香？会不会就是那个泳姿极美而又出言不逊的姑娘？

“她怎么——？”

“一句话，很坏！坏透了的女人。整天和人鬼混。烂货！一条美女蛇！还造谣毁谤别人，目无领导。这种人迟早得处理。我先给你打打防疫针，免得你被她咬住不可收拾。要是那样，你十年寒窗苦读都白费了。对这个妖精你得严加看管，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。明白了吧？”

我勉强地点点头。其实，我什么也没有明白。

二

很难设想！咱们的国营工厂里还有这样简陋肮脏的工作环境，要不是我身历其境，我真不敢相信。

两扇砖墙上盖着陈旧的石棉瓦，中间一个大污水处理池，那边堆满石灰，一台运送生石灰的皮带运输机，加上几把横七竖八放着的铁铲——这就是污水处理岗位的全部家当。其简陋程度，连建筑工地上最草率的临时工棚都不如。工人们在这里从事最简单、最机械的原始劳动：用铁铲把生石灰铲上皮带运输机，转动着的皮带把石灰运进污水处理池里，工厂排泄出来的酸水和生石灰在池里混合。水在沸腾，冒起团团混杂着酸味的水雾。含有毒性的雾气和纷纷扬扬的石灰尘交织在一起，由于酸碱气体和粉尘的腐蚀，屋顶的铁金字架已锈蚀得斑斑驳驳。我很担心这屋顶会突然倒塌下来。

这是人呆的地方吗？

两个工人正在向皮带机上上石灰。看那一身可怕的穿戴：双重大口罩、连帽子的垫肩、长筒水鞋，在这大热天等于把自己封在闷罐里。她们从头到脚被石灰粉沾成一片白，象冰山上下来的雪人，只有两个眼睛是黑的。从外表看，你根本分不清她们是男是女。

刘主任看着我发怵，笑道：

“小丁，这里确实艰苦点。先呆一段时间吧，我尽快想法把你弄回车间技术组，一切我会给你做主的。”

他把我领进操作间旁边一个小屋子，原来这是岗位的休息室，一排衣橱。几张旧铁椅破板凳零乱地放着。墙上挂着几件沾满白灰的工作衣帽。我们坐着等待操作工人进来。尽管这里也非常简陋，但和操作间比起来简直是天堂了。

门呀的一声响了。那两个操作工走了进来。口罩帽子一拉下来，我才看清是两位女工。一位约摸四十岁，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苦瓜脸。另一位约摸二十岁上下，模样儿倒也端正。脸上淌着汗，很疲乏的样子。刘主任向着青年女工说：

“阿莲，这是小丁同志，刚来的大学毕业生，来这里劳动锻炼，当你们的班长。”

阿莲瞧了我一眼，连招呼也不打，和中年女工到水龙头那边洗头洗脸去了。

刘主任不经意地笑笑，轻声说：

“都是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没有多少文化的女工，说话很粗，你刚来可能不太习惯，慢慢会习惯的。”他亲切地叮嘱了我几句，再次拍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

她们洗完头脸，走过来，阿莲粗声粗气地说：

“请你出去。”

我愕然，问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看见我们这一身丧服吗？我们要换衣服脱裤子，你也要看吗？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一位大姑娘嘴里说出来的。脸上火辣辣的，马上走出工作间，弹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。

我在尘雾弥漫的操作间里走了一圈，气味呛人，一连打了

三个大喷嚏。

这个岗位根本不需要任何技术。操作规程规定：一个钟头加一次石灰，每次加若干。只要有力气就行了。全是女工，就我一个男人，让我来这里，真是活见鬼！当什么屁班长？管这些连起码礼貌都不懂的女人？

我愁肠百结。回休息室去吗？我讨厌这两个女人那冰块样的脸孔和石头般冷硬的语言。我呆呆地站了一会，干脆，铲石灰去。我这学化学专业的人，看看污水处理池里污水的颜色，就知道酸性大于碱性，多加点石灰只有好处。

我埋头干了起来，纷纷扬扬的石灰粉末呛得人眼睛发辣，喉咙发痛。我把一肚子的委屈和孤独感都集中在铁铲上了。

“你不要命了？”忽然，背后有人叫了一声。我回头一看，是阿莲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又把一铲石灰抛上皮带。阿莲抓住我的手，叫道：

“别玩命了。到了这里你还愁没活干？连口罩都不戴，一天下来，你喉咙会痛三天，连饭都咽不进。逞什么能。到休息室去吧！”

她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，那神气倒象是她当我的班长似的。

回到休息室，她从墙上的毛巾架上扯下一条毛巾，递给我，说：

“如果不嫌毛巾脏的话，洗洗脸去。”

我感激地道了谢，心想：这姑娘看来不象我原先设想的那么坏，她人粗心细，心地还是好的。

洗完脸，阿莲递给我一样东西。

“给你！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她噗嗤一声笑了。

“还大学生哪，连这都不懂？蛤蚧油嘛！”她解释道，“上完石灰，不擦擦这个，脸皮就变厚变老了。这里的人都自备这种劳保用品。以后你自己也得买几个。”

我生平第一次用蛤蚧油抹脸。我感激她的细心。

刚才的冷落感消失了。我和阿莲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铁椅上。那位叫蓉姐的中年女工呆头呆脑地靠坐在墙角边好象在打瞌睡，那副苦瓜脸象是永远也舒展不开的。

“你大概犯了什么错误吧？”阿莲问。

我愣了愣，反问道：

“你为啥认为我犯了错误？”

“不犯错误的男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！”

这话说得蹊跷。我满头雾水。

“怎么？到这里来的男人都是犯了错误的？”

“对了！到这里来劳动的男人都是有问题的人。一九五九年，厂里有位什么科长，据说是犯了什么右倾的错误，叫做什么分子，被赶到这里来劳动改造。前年，有个贪污公款的副科长也在这里呆过。今年初，我们岗位来了一个男的。是厂供销科的科员。这家伙也真笨蛋，别的女人不去沾，却和他科长的老婆搞上了，乱了套，被发配到这里充军来了。”她脸上挂着嘲讽的神色，冷冷地一笑。

我脸上一热，原来她把我也看成是那一类人了，急忙解

释说：

“我什么错误也没犯过。刘主任已经对你说过，我大学毕业出来，分配到这家厂子，来这里劳动锻炼。”

她瞟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嘴角上仍然挂着嘲讽的神气。她在用尼龙丝勾织小尼龙袋，长筒水鞋已经脱下了，穿着塑料拖鞋，一双很好看的小脚。

“你来当我们的班长？”阿莲眼皮也没有抬，问道。

“是这样说。”

“你准备怎样管我们呢？”她抬起头，目光直射在我脸上。

“我从来没有当过班长，也不知班长该怎么当法。反正向大家学习、跟大家一块干就是了。”我真诚地说。

阿莲噗嗤一笑，说：

“向我们学习？学什么呢？学铲石灰？根本不用学。学我们婆婆妈妈？量你也学不来。到了这里，得收起你那学生腔，我们说话很粗，不懂得客客气气那一套。不过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：我们虽然都是女的，如果你以为当了班长，就可以随便欺侮我们，那就打错算盘了。”

“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”我笑了起来，说真话，我倒喜欢阿莲这种性格了。

“你可不要学刚才我讲的那个科员，他来这里劳动了两个月，车间里也让他当班长。可这家伙不是东西，贼性不改，经常对我们动手动脚。有一回，也在这个休息室里，他居然对香姐耍流氓，这家伙真是狗眼看人低，不知道香姐的厉害，香姐三拳两脚就把他打倒了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后来，香姐把我们岗位的同志全都叫来，在这里开斗争会，可够这家伙受的。”她指指唾

着的蓉姐，“她脱下布鞋，叭叭在这家伙的腮帮上揍了好几下，把他的腮帮都打肿了。有人要把他弄到污水沟去，把他的头按在污水沟里喝几口污水；有人要把他的裤子脱了，让他到马路上去示众——”她笑了起来，我听得毛骨悚然。

“后来，还是香姐制止了这样做，第二天，这个班长就滚蛋了。”

我出了一身汗，心里想：这下可一头撞进马蜂窝了。这个岗位的粗俗女工什么事干不出来！这是我上任之后，阿莲给我上的第一堂教育课。

阿香……很坏的女人。我想起了刘主任的话，试探着问：

“你说的这个香姐，挺厉害吧？”

“那看你怎么说。”

“有人说她很坏，是不是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她瞪起了眼睛，“是不是刘主任说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我撒了个谎，“车间里一个人说的，是谁，我不认识。”

她在我脸上审视了一会，脸上又显出嘲讽的神色，冷笑一声说：

“你还给他打掩护，除了他，还有谁！其实，最坏的是你们男人，做了坏事，还要往女人身上推！你们读书人有些也不是东西，伪君子，口里一套套，一肚子坏水！我们这些人身上脏，心里可比你们干净！”

一连串的连珠炮把我打呆了，想不到随便一句话会惹她生这么大的气，更想不到她对男性公民存在这样强烈的偏见。我懵头懵脑地呆坐着，不敢再出声。

“不过，我不是说你，大概你还没有这么坏。”她的火头过去后，瞟了我一眼，又噗哧一笑，脸色和缓了，和解地说：“班长，拿着这扎线，我要打结。”

我遵命做了。她那灵巧的手指很快地打着绳结，轻声地问我：

“在大学里读书，准是挺有意思的，对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不过，读理工科的人也挺苦。”

“再苦也没有这里苦。又脏又累，还被人瞧不起，你知道那些缺德的家伙叫我们什么吗？叫‘灰婆’！多难听，这些死灰佬！”她叹了口气，出了一会儿神，说：“小时候我也有个很好的家，读小学时成绩很好，也想过上大学，还想过当作家呢！后来就倒霉了，一场梦！都是我爸爸不好。”她的声调低沉下来，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那长长的睫毛在轻轻地抖动，也许她在回忆、在追寻她童年金色的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、有自己值得缅怀的过去……

我觉得阿莲是个喜怒无常的人，没敢再多说什么。只是心头存下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提了一句阿香，她发这么大的火呢？看来她对阿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每个女人都是一个谜。

三

当班长不用开夜班，今天一早，从光棍宿舍出来，在球场里跑了两圈，便穿上新的工作服上班去。昨天，阿莲在工作衣